

文缘丛刊之一

沧桑曲

上

石果著

重庆山城老年大学 编

4

文缘丛刊之一

沧

秦 田 月

原 稿

印 卡
○
上
W
石 果 著
M
—

重庆山城老年大学主编

一九九五年十月

重庆山城老年大学主编 文缘丛刊之一

沧 桑 曲

原 稿 校 印 本

(上册)

石 果 著

字数：1200千字 印数：100套 处理：赠阅

准印证：渝〔95〕348号

说 明

这部书，本已于1988——1990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惟因种种原故，致书与原稿有颇大差异：1、原稿系章回体，书里去掉了章回。2、原稿没分部，书以“三部曲”名义分为《拂晓时节》《芳英谱》和《惊变记》三部。3、在第一部里被以“过长”为理由，删去了描述一个重要战役及其前后的章段，约10万字。4、其它大小不等的错漏之处还不少。

上述等情，不仅我这作者，一些见过原稿或知情的友人和读者也多以为憾。近蒙重庆山城老年大学主编《文缘丛刊》的同志准予纳入行列，特就当年手稿校订一下之后印成这套册子。一以分赠有关单位和友人，聊补憾意。再，如有着意研评者，可供其参考。自然，主要的是还有个企盼：万一今后尚有某一出版社愿意正式印行此书，请此以为依据植排，来个真本！

石 果

1995年10月

附注 一、本稿与成书比照——

1回至45回为《拂晓时节》；

46回至76回为《芳英谱》；

77回至103回为《惊变记》。

二、如今后重印，应不分部而分册。分两册时可以比照这版本，以1回至55回为上册；56回至103回为下册。
如分三册，则应以1回至28回为上册；29回至72回为“中册”；73回至103回为下册。

回 目

第一回	探旧交一再惊变故	诉往事同样历沧桑(1)
第二回	谋轻装凌华山托女	遭破败金清芬失学(16)
第三回	溯源源金龙霸黎阳	择配偶母女谈对象(32)
第四回	回里谋和两厢情愿	穿林打鸟一诺不移(48)
第五回	硬追逼大打集贤栈	急设计巧放舒大元(61)
第六回	拉关系卖劲作大媒	示威风鸣枪当鞭炮(81)
第七回	谈时势鉴秋发庭训	攀姻亲清芬墮牢笼(99)
第八回	李明轩求念解冤经	狐仙庙惠留烧炭匠(110)
第九回	访妹丈舒大元失望	救亲友龙家荣缩脚(127)
第十回	劫牢笼雨夜破马房	寻逃犯凌晨吵清江(143)
第十五回	设小宴金如楠布局	遇大劫黎丽玉求援(157)
第十二回	念骨肉凄凉中秋夜	拾文件雀跃芸芸斋(177)
第十三回	感分飞沉沉集旧句	强会见匆匆整妆仪(193)
第十四回	诉磨劫细语狐仙庙	反应变小会炭窑坪(208)
第十五回	惑人言深深记仇怨	遇国难重重历坎坷(228)
第十六回	逃粮移兵风紧云急	触机设谋人小鬼大(246)
第十七回	金如楠精心筹族会	龙传周撒手走他方(264)
第十八回	要权术市惠收人心	冒风险舍命闹祠堂(283)

第十九回	舌敝唇焦宣传失效	紧工催劲屠刀杀人	(300)
第二十回	受冲击慧敏工策划	得音讯飞飞解迷蒙	(313)
第二十一回	传情报频坐芸芸斋	收学费突截凉风寨	
		(330)
第二十二回	宿荒山枪声惊梦魂	听电话警报乱神志	
		(347)
第二十三回	黎丽玉惊阻上山道	金海儿慌走无人区	
		(364)
第二十四回	迎解放金南山进城	忆逃亡徐宛如亮相	
		(384)
第二十五回	驰大军巨浪卷浮渣	见特函奸心生诡计	
		(402)
第二十六回	小调皮戏对金云湖	文缀珠直讽丁化雨	
		(418)
第二十七回	胡揣测定计摸情况	精布局挥军下黎阳	
		(435)
第二十八回	吃羊肉随俗过冬至	全孝道行权绑父亲	
		(454)
第二十九回	纵酒赌迷离施巧计	护俘物顽强战后山	
		(465)
第三十回	撤部队首长谈原由	毁金身迂儒哭祠庙	
		(484)
第三十一回	取名字无端扳嘴劲	探思想有意扣心扉	
		(503)
第三十二回	魏若然谈诗泄春意	金海云解犯露心机	
		(520)

第三十三回	宿恨深弱息挥纤掌 乡情切俘虏盼征云	(538)
第三十四回	补过失做媒赔幼女 谋退路索地筑机坪	(559)
第三十五回	土皇帝得意谈传统 假小姐受辱轻生命	(580)
第三十六回	谋进剿远邀凌华山 劝忌讳情却龙家贵	(599)
第三十七回	旧菜园费劲下说词 凉风寨使巧试神枪	(614)
第三十八回	忤凌云舒秀英护妹 哭谢冬丁淡儿殉情	(637)
第三十九回	悔麻痺明山作检查 求会见宛如惊喜讯	(657)
第四十回	述往事爱憎失依据 传新息疑信费思量	(676)
第四十一回	龙家强丧生酒筵上 游孟韩卧底虎狼窝	(697)
第四十二回	订方案远山观地貌 袭险关雨夜渡荒林	(716)
第四十三回	暧昧露迹小星饮弹 迷离施计老手成擒	(734)
第四十四回	凌华山胡测儿女情 金如楠空用桃僵计	(753)
第四十五回	致祝词伤心悼难友 守长夜诚意护芳邻	(772)

第四十六回	断柔丝家贵焚诗稿 扶弱质欧阳育新苗	(785)
第四十七回	说去留满怀溅激情 感波动寸心怯物价	(797)
第四十八回	做春联金如松表态 清溢帐丁化雨拒工	(813)
第四十九回	拔毫厘若然吓跑腿 悔勿促家贵续长诗	(828)
第五十回	文缀珠漫动入世心 刘化南陡起还乡念	(848)
第五十一回	索人员蒲江遣特使 定居留凌云托口书	(869)
第五十二回	渐显迹象衷心相助 蓦来信息夺魄吃惊	(885)
第五十三回	开眼界驰游重庆市 堵爱河大打翠微亭	(901)
第五十四回	正作风杨明山听会 穿鼻线金海云入团	(923)
第五十五回	俏姑娘遭情遭委屈 油江湖得意蒙差遣	(944)
第五十六回	徐宛如心绘鸳鸯图 丁淡儿情迷蝴蝶梦	(967)
第五十七回	诧分歧细语说原由 涂积垢耐心谈道理	(984)
第五十八回	感弊端弟媳控长兄 泄忿恨丫头打地主	(1006)

第五十九回	金海云怒斥善恶霸 龙家贵喜联穷富农	(1025)
第六十回	点要害关切若有心 传闲言毁伤似无意	(1045)
第六十一回	谋有方加强工作队 憾难全割裂母子情	(1063)
第六十二回	伴老树着意候仙踪 下餐馆忘情吞钓饵	(1077)
第六十三回	龙家荣醉斗二少娘 舒南轩苦拼七巧板	(1095)
第六十四回	说玄玄狐仙踞庙宇 感殷殷姑子填长词	(1116)
第六十五回	动感情家贵颂春阳 听反调金城发虚火	(1133)
第六十六回	池畔吟哦有意无意 窗前絮语此心彼心	(1152)
第六十七回	迷途径宵小遭追缉 斗山坳战士中暗枪	(1171)
第六十八回	念无私献血救危命 心有悟深情许终身	(1192)
第六十九回	排诬陷高手下妙棋 护宗法腐儒拼老命	(1207)
第七十回	惊噩耗飞车探战友 警来人厉色致悼词	(1228)
第七十一回	叹不足家贵琢璞玉 出望外秀英逢喜神	(1237)

第七十二回	意未符两番心歉歉 语无文一样情脉脉	(1251)
第七十三回	惊反常河西村出事 感情意舒大元允婚	(1269)
第七十四回	金清芬请革纪功山 徐宛如约会道义友	(1288)
第七十五回	逐佳期难易各成家 促好事扶压两着力	(1309)
第七十六回	<small>施沉：金清芬革身，徐宛如入梦见回 气不忿拒签过继约 心有感检证恋爱经</small>	(1333)
第七十七回	发高见索隐写论文 批小脚紧工催速度	(1348)
第七十八回	喜团圆一家欢聚夜 费踌躇两个不眠人	(1371)
第七十九回	改车速凌云办喜事 变处境清芬膺新职	(1393)
第八十回	舒家桥清流葬香魂 牛角垭碎语谈浊浪	(1410)
第八十一回	觉有错家贵怅棋局 怨不平化雨咏桃花	(1428)
第八十二回	<small>沈痛</small> 失相知倾情哭荒冢 扰心曲审慎赐教言	(1446)
第八十三回	定名单贫嘴上右榜 护作物农场借能员	(1465)
第八十四回	错中错仓卒款学友 话里话殷切劝故交	(1484)

第八十五回	促进度新法垦荒山 警痴顽直言谈后果	(1500)
第八十六回	感命定世事如网织 觉蹊跷疑团有天大	(1517)
第八十七回	牟大可三思毁旧约 欧阳翠一怒捐洋房	(1540)
第八十八回	疑神疑鬼情人摸底 惊风惊雨求计脱身	(1563)
第八十九回	巧拙间布局竟失效 真假里表演更有术	(1574)
第九十回	饰所计着意正风姿 逢其欲随机投香饵	(1590)
第九十一回	热含冷风刮大跃进 惊破喜水扰小团圆	(1606)
第九十二回	拔白旗殃及黎丽玉 变精神福荫金海云	(1618)
第九十三回	迷远景心潮逐浪高 放卫星产量见风涨	(1639)
第九十四回	敢问天堂途程有几 且看地上儿戏若何	(1662)
第九十五回	周光前重捡旧战场 游孟韩预谋新去处	(1684)
第九十六回	感时运壁间留偈文 却怨尤窗前扯闲话	(1701)
第九十七回	忧子嗣无端闹别扭 拒平调意外起枪声	(1722)

第九十八回	家罹困境营谋无计 心感义行抉择却难	
	(1741)
第九十九回	作参谋同表不同里 质佳期若即亦若离	
	(1768)
第一百回	聆要言矢志正航道 下傻劲精心解麻雀	
	(1790)
第一百零一回	各为谋群英迎逆浪 自省度独秀傲秋霜	
	(1815)
第一百零二回	疑导因碎心诉委屈 痛失正铁念候将来	
	(1830)
第一百零三回	平冤陷英才获重用 正航向沧桑谱新曲	
	(1849)

第一回 探旧交一再惊变故 诉往事同样历沧桑

贵州北部，简称黔北。

大娄山是这里有名的山脉。乌江是这里有名的河流。在这相距两百里上下的一山一河之间，有不少地方是凶山恶水。也有些支脉支流，散散落落，错综萦回，结成了无数小山小水小平原的地带。

黎阳屯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小场。它所处的地区，正是这种地区之一。从西北方向来的一支大山余脉，沿途分支岔岭，走到这里的三台坎地方便煞了尾。过此一望，一片田野。那散落在田野间的，有些是半连不连的小山坡，有的是略有起伏的丘陵地。不过它们完全无碍于这舒展到隐隐远山外的一望平畴。这里有条河，叫蒲水河。这河若即若离地傍山流来，收容着那来自山间和坝上的洗花溪、小明沟等大小水流，缓缓地向远山以外的乌江流去。从西面群山里流出的洗花溪，在坝上一座小石山下与蒲水河汇流。黎阳屯就在这夹着小石山的河口南面，相距不上半里路。那小石山翠石嶙峋，遍长着乔木杂树，春夏青苍，秋冬斑驳。它正名“纪功山”。人们喊讹了，就叫“鸡公山”。这是怪不得的：一来那音太近，二来，地形也像，晃眼一看，确有点像从山里跑出来的一只大雄鸡，在这里守护着这临河的小场一样。场口有一座跨连东西两岸的石拱桥。西岸上的场镇，已延伸了几户过东

岸，使得这小场，竟像系在条绿色带子上的一个变了形的黑葫芦。

一个地名总多少有点由来。黎阳屯的由来可不一般。纪功山上有块纪功碑。纪功碑上说得有它的来历。据说：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杨应龙的在遵义造反称帝。那正牌的朱家皇帝派兵征剿。其中有个叫金黎阳的参将，曾在这里击溃杂牌皇帝的一支主力。战事结束以后，他回到这里屯兵落户。“黎阳屯者”碑文上说，“我族入黔一世祖皇明名将金公黎阳屯兵之所也。”

黎阳屯和山脉煞尾的三台坎遥遥相对。三台坎那层层土坡的上首，一横石岭，像一段没剪齐的马鬃。石岭间有个缺口，两面壁立，好像人工凿开的一般。从黎阳屯西场口蜿蜒而来的大路，爬上这里，一个转折，就进了缺口里面那曲巷般的峡谷。也许由于这峡谷的样子有点像吧，这儿叫牛角垭。这里是这地方一条交通要道。山里人说：下到黎阳屯就是坝。坝上人说：过了黎阳就进山。这牛角垭就是进山出山的一道门。

牛角垭口靠北一面的石壁顶上，有株撑天拂云的大枫香树。树荫下，背靠石壁面靠路，有座石头砌成的山王庙。坡在那庙子外侧不过三丈远，有座矮趴趴的茅草房子，是三台坎面上最高的一家。看模样，好像这家人是专在这里陪着那山王爷守垭口似的。这屋子已很陈旧了。屋檐草襟襟吊吊，土墙壁坑坑洼洼；只是从那些涂补痕迹和烟薰火燎的色调上，看得出还有人住。

一九四六年。深秋时节的一个傍晚，夕阳抹山，晚风卷起枫香树的残叶，像一片片烧红的赤金满天飞舞。这时，有两个

人从山里走出了牛角垭口。走在前面的那个，身材高大，浓眉巨眼，油黑皮肤的脸上已略有皱纹。他头戴一顶没毛兽皮缝制的碗形帽；身穿青布对襟衫子，束着腰带；短裤脚，蓝绑腿，下登麻耳草鞋。他一只肩头上挂着火枪、火药角、沙子壶儿。另一只肩膀后边是一捆反卷着的兽皮卷。绕颈项一条鸡肠带，吊着个斗笠在背上，斗笠被轻轻摆动着的火药枪角碰撞梯噬作响。这打扮，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地叫作打山匠的猎户。跟在他后面的，是个年轻姑娘。这姑娘装扮有些特别：头上齐耳根束着个发网，似乎不肯叫那一头蓬松的头发过于放肆。而那宽朗的齐统统对襟上装，又细又长打齐脚背的裤子，更是山里的、坝上的、做活的、读书的女孩子都从没有过的衣服式样。脚下一双沾泥带草的帆布鞋，两只尖子上都张开了破口，不是说明穿的过久，就是说明她踢蹴的劲大，磨损过速。一个印花布打的大包袱挂在她肩上，看来不轻。她却不在意。手里拿着把油纸伞，边走边甩动着玩。

两人走到红叶满地的山王庙前，姑娘叫道：“爸爸，我看你像有点累，歇歇再走不好？”

爸爸抬手一指：“到都到了，歇什么？”

姑娘欢喜得一声尖叫：拎起伞把上那绳套，甩了个流星赶月。

她爸爸掉头扫了她一眼：“你秀气点不行？常给你讲，要记住你是是个女孩子家……”

姑娘伸伸舌头，随着父亲的脚步离开大路，上了草房地坝边的几步石坎。

草房的正门是开着的，却悄无声息。刚跨上地坝边沿，打山匠就放喉咙高喊一声“二哥！”

“二哥！ 墓口二哥！ …… ”在边走边喊的打山匠快到门边的时候，屋子里一声响，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半老婆子伸头跨出门来，手里拿着正在补缀的东西，惊疑地问：“是哪个还在……？”

打山匠抢前一步：“二嫂， 你看你这样老喽…… 还认得我不？”

老婆子推开眼镜打量了一会，失声叫道：“阿呀， 你是凌华山师傅哇…… 稀客稀客！ 怕是十多年不见了吧， 怎不老呵！ 快进屋坐……”

听着说话的声音还那么响亮，凌华山觉得这墓口二嫂还并不衰老。他笑笑说：“看来只是头发白了点，别的都没什么。”

屋檐口很低，凌华山取下了火药枪埋着头才进了屋。他那姑娘却直着腰，发网上挂沾了几节断草。进门以后，凌华山指着女儿对墓口二娘说：“二嫂， 这就是我那丫头， 小名飞飞。生她那晚， 梦见飞起来打得只黄斑老虎”。他说着又掉回脸来。“飞飞， 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墓口二娘。你…… 你叫龙二娘吧！ 喊金娘也要得， 她后家姓金—— 不， 干脆不要姓， 懂吗？”

飞飞点点头，撂下包袱，垂着两手，规规矩矩叫了声“娘娘。”

墓口二嫂把飞飞从头至脚、又从脚至头打量了一遍，连声称赞：“好好，一看就晓得是个能干姑娘。就是…… 就是这身打扮像个男娃子。坐吧，还没有走得累？”她指着门边的矮板凳，还拖过来两只草墩。

斜向东南的房子有点背光，屋里已黑影沉沉。凌华山本来对这里是很熟的。他知道这小堂屋的左手面，是灶房加卧

室：右手面是猪圈和堆柴草的地方；原来屋堂里还有间铺，是垭口二嫂的母亲睡的。他来作客，就和垭口二哥龙传兴睡在这里。那两母女就在灶房后半间睡。凌华山目光在黑影里扫扫，不禁问道：“二嫂，传兴二哥呢？是……出门了？”

垭口二嫂长长叹口气：“哪里还有你传兴二哥？死啦！”

“死啦？”凌华山惊得伸长了颈项，“哪些时候？”

“日本鬼打到独山那些时候，满两年喽……”

太阳已经完全背山。凌华山马上觉得这屋里一片阴沉。默了一会他才又问“害的啥病？他身子壮实嘛，我记得。”

这时垭口二嫂已走过灶房。她一边向灶孔里拨火放柴，一边扬声回话：“什么病，丁卯年打祠堂留下的老根子……你那些年在这里听说过没有，这里金龙两姓发了回大疯？两姓人争青龙堡那片地。那地是我后家一点老业。……”似乎为了在脑子里理理那件事的头路，也似乎是灶里出来的柴烟薰着了眼睛鼻子，垭口二嫂微扬着身子闭了一下眼睛。睁开眼后，她继续说：

“我爹辈是两弟兄：伯伯叫金银封，我爹叫金银成。甲子年大天干，我伯伯带着我那堂哥金树芝……你凌师傅怕还不晓得我的名字，我叫金桂芝呀。唉，说这干啥？我说的是，伯伯一家全到远处逃荒去了。那时候，龙孝思出面要买那地。龙孝思就是如今将军第龙传周的老爹。实则是龙家族下买。大众的钱不心痛，价出得高些，我爹就放口卖啦。还没足价，首府大院金鉴秋、金如楠几爷子听到了风声，立马派人找我老爹，同龙家争闹。光天干还怕死不绝种，又大大打了一架。那都不说罗。过了十好几年，我伯伯是死在外面没有回来。我树芝哥带着一家人回来啦。他们说青龙堡是上辈未分之业。